

主编 张其成

明皇十六帝传奇

- 
- 13、深宫隐士——神宗朱翊钧
14、三案喋血——光宗朱常洛
15、木匠皇帝——熹宗朱由校
16、神龙首尾——思宗朱由检

辽宁人民出版社

目 录

题 记	1723
-----------	------

一、名相与灵童	1724
---------------	------

裕王的艳遇/都人之子朱翊钧/太子拦马谏父皇/
“无为而活”的无为皇帝/十岁登基/帝师“张先
生”/《帝鉴图说》与防止“始治而终乱”的教诲
/修养圣德、治理政务的“帝德四十则”/“皇上
已具有大有为之度”/“弼予一人，永保天命”

二、江陵变革	1736
--------------	------

“宰相之杰”张居正/穆宗临危托孤/太监冯保巧
施计谋，首辅高拱落荒而去/张居正坐观虎斗，终
获渔翁之利/“王大臣”闯禁宫与张冯联盟/声称
“遵守祖宗旧制”，迈上十年改革征途/优升劣降，
严惩贪吏/“考成法”、“一条鞭法”卓见成效/整
饬边备，百废俱兴/《饬学政疏》，清除学霸/力排
官僚众议，整顿驿递之弊/“夺情”之争的背后/
“言者谓臣擅威福，而臣所行正威福也”/改革家
成功的关键和为身后埋下的祸种

三、天道忌盈	1765
--------------	------

张居正的隐忧/病危时的破格晋升/皇上的心理
变态：从怀念到仇恨/欲倒江陵，先恶冯保/反对
派反攻倒算，落井下石/抄家也是皇上生财之道/

忘恩负义，莫此为甚/拨正反乱，十年

改革付东流

四、冷妃热嫔 1781

父淫子色，《起居注》内记云雨/自比张生，神宗
迷恋郑嫔/一朝得宠，身价百倍成贵妃/皇后贤
淑，形同蜡像/冷妃、热嫔，恭妃惨死冷宫/一人
得道，鸡犬升天/枕边“御史”，床上“内阁”/
“国本”之争/文死谏的壮观之景/三王并封的潜
台词：待嫡/千难万险终出头

五、嗜利天子 1804

利欲初起于抄没所得/无物不税，无地不税，肆意
搜掠/万两白银买御牌/恶棍程守洲暴敛得宠，清
官冯应京秉公遭难/圣明天子是盗头/官逼民反，
义举迭起/官逼官也反/义士王朝佐代民赴死/反
诬谏臣“汕主卖直”的闹剧/竭泽而渔，苛政如虎

六、恤邦之仁 1814

援朝抗倭大阅兵/丰臣秀吉的如意算盘/“为国藩
蔽，在所必争”/平壤攻坚战/烽火廿四天/误入埋伏/
和与战/二过鸭绿江/不如人意的援朝战争/
未打胜仗的胜利/偶现正气的圣谕

七、挺击风波 1824

福王朱常洵的特殊待遇/流言迭起，朝野不宁/
“洛阳富于大内”/搜刮良田，满朝大哗/壮汉闯禁
宫，事出蹊跷/审讯“张疯子”，疑窦迭见/打草惊
蛇，贵妃慌神/众口纷纭说“挺击”/皇上的态度

——“留中不发”/贵妃叩求太子/懒龙上朝，随凤现身/张差砍头，庞、刘灭口，不了了之/因祸得福的皇太子

八、万历亡国 1851

挖掘定陵，奢华毕现/“欲黄金高于北斗”/年方二十，开修寿宫/卖官鬻爵敛财，十万民工卖命/酗酒逞凶，金莲惨死/二十八年不临朝，高唱“天下无一时可忧之事”/衙门常年严重缺员，候补官员终生候补/黄河泛滥，灾民遍野，奏章难得一阅/闻听灾民死者枕藉，相互惨食，照样纵情享乐/“前方军败如同山崩，陛下犹觉安然无恙”/农民起义，一日数警/“明之亡，不亡于崇祯之失德，而亡于神宗之怠惰”

题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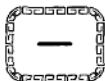
虽是一个皇帝与宫女偶合的产儿，但上天赋予了他健全的形神。他集大善与大恶于一身，但至高无上的君权，使他走向至恶。

青少年时代的他，给人以无限的希望，勤奋好学、聪隽仁达、励精图治。但至高无上的君权，使他背叛了自己的童贞。成年后的他，犹如一条邪恶的巨龙，懒惰、贪婪、荒淫、专横，长年深隐在九重之中。

面对颓废腐败的国政，他说，“天下无一时可忧之事。”面对灾难深重的人民，他仍说，“天下无一时可忧之事”。

耽于酒色，他厌朝拒政；宠幸郑妃，他穷奢极欲；贪图金玉，他吸尽民膏。

他以至诚至善的童心，铸下了万历初年的繁荣；他以至庞至恶的欲望，埋下了大明覆灭的种子。



名相与灵童

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正是七月酷暑的一天，烈日炎炎，蝉鸣如瀑。明世宗朱厚熜的第三个儿子，裕王朱载堉，觉着郁闷躁热，不由独自循着王府中的回廊曲径，踱步消暑。

这裕王生于嘉靖十六年（1537年），时已二十五岁。正是青年气盛，大有作为的年华，但却心事不顺，时常唉声叹气，感到烦闷无聊。原来，这裕王有两个哥哥，大哥未满周岁死于襁褓之中，二哥生于嘉靖十五年（1536年）十月，四岁立为太子，十四岁上就夭折了。根据明代皇位传嫡传长的规矩，照理，应该立自己为太子了。可太子已死了二年，自己也二十五岁了，父皇朱厚熜根本没有马上立太子的意思。因此，心事重重，时常郁闷不快。嘉靖皇帝朱厚熜非常迷信，他因立为太子的二儿子夭折，得出结论，太子早立会早死。加上他本人这时已笃信道教，希冀长寿，还认为，册立了太子，意味着自己会衰老死亡。因而，一时确无立朱载堉为太子的打算。但对朱载堉来说，该当太子而未能当太子，将来天下他属，自己的命运就凶多吉少了，所以确是堪忧。由于裕王长年处在失望与希望的情感跌宕之中，慢慢却养成了他随遇而

安、待人宽和、不求奢华的性格。

虽说一个可能将来要君临天下的皇子现在处境窘迫，但临幸宫中女子，为皇族添丁加口，在不孝以“无后为大”的封建时代，还是不必有所顾忌的。所以，裕王的心思也就慢慢专注在女人身上了。

此刻，裕王在暑热中沿着廊荫闲步晃悠。时而转首瞥瞥旁边小池中微微颤动的嫩荷，时而伫步听听此起彼伏的蝉鸣，感到了一丝轻松。忽然，他看见有一身着荷叶色衣裳的少女，在回廊前头闪了一闪便消失了。不知怎的，他即刻感到口中发干，想喝口碧绿的“龙井”。于是，身不由己地向那女子消失的地方走去。沿着廊檐，拐了一个弯，看见廊边有一小门虚掩着，露了一条两寸的缝。裕王用手轻轻一推，探头而进。“谁？”女子一听响动，蓦地回首。见是裕王，不觉“啊”地一声跪倒在地。敛息垂目，不知如何应对。原来这宫女姓李，新来不久，尚未定职，正在学习侍候之道。进得府来，已远远地见过裕王几次，故而认得。可裕王未曾注意过这新来的宫娥。此时一看，这宫娥一脸稚气，毫无粉饰，生就一副白里透红、乳血交融的皮色，不禁顿生怜爱之意：“姑娘请起，不必多礼。”及至宫娥起身，裕王便让她端上茶来，借着品茶和宫娥叙话。谈话间，见那女子体态匀称婀娜，神情稚嫩羞涩，言语柔美清亮，更觉妩媚可爱。这裕王是专把功夫下在女人身上的。见眼前这个新来的宫娥如嫩荷般的清新可人，如何能轻易饶过。茶到半盅，便将那女子一把拥住。那女子虽出于少女的羞怯，扭身抵御了一番，但不多时便如胶似漆，和裕王浑然一体了。

和皇子私会，在那年月，无疑是当宫女的莫大幸运了。宫女李氏，自这次私幸后，又数会裕王，终于结下珠胎，怀身

十月，到第二年生下了一亦善亦恶、亦智亦愚、无所可上青史，但史书不得不录的男婴。而李氏后来也因此身居慈圣宫，由一个至贱的宫女成为一个至贵的太后。

明世宗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八月十七日，宫女李氏生下了的这个男孩，聪慧异常，因而宫中上下都喜欢他。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一月十八日，这男孩被定名为朱翊钧。隆庆二年（1568年）被立为皇太子。这时他刚刚六岁。

有一次，他的父皇明穆宗，即原先的裕王朱载堉在宫中策马驰骋。这乖巧的孩子便上前作揖，劝阻说：“父皇乃天下之主，一人独自骑马已不安全，况且任意驱驰，实在危险。万一有个意外，不是让皇儿和天下百姓都遭不幸吗？”穆宗本见儿子拦马，心中紧张，欲要训斥几句，未曾想自己才几岁的儿子，居然能说出这般体贴父亲及顾念大局的话来，不禁喜上眉梢。立即下马，抱起皇儿连连亲吻。夸奖他，将来必是治国明君。

大凡皇帝三宫六院，皇后和受皇帝恩宠的妃子之间的关系总不免紧张。但穆宗的正宫娘娘陈皇后因病另居别宫时，小翊钧每天早晨都要随着母亲李贵妃（即被穆宗原为裕王时私幸过的原宫女李氏）去皇后那里看候起居请早安。这对小翊钧的母亲李贵妃来说，是一种同皇帝、皇后融洽关系、表示贤淑的社交行为。但对幼年的太子来说，则是一种出自童心的真挚眷爱和关切。因此，病中寂寥孤愁的陈皇后，每当听到翊钧急切轻巧的脚步声时，就不由得心境愉悦。这位病中的皇后因自己无子，简直把小翊钧当成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她见小翊钧一来，便竭力挣扎着从床上起来，拿着经书，向这个未来的“人主”、现在的“学童”提出一连串的问题。这个聪明可爱的学童总是出语爽朗，有问必答。这时，皇后和李

贵妃当然都会由衷地欢笑起来。共同的笑声把陈皇后和李贵妃这两个本来很可能成为情敌的女人牢牢地联系在了一起。由于小翊钧的聪慧伶俐，善解人意，陈皇后和李贵妃的关系日益融洽、和谐。

朱翊钧的父亲、裕王朱载堉当皇帝后的年号称隆庆，死后的庙号称穆宗。故称隆庆皇帝或明穆宗。由于穆宗未当皇帝时不是太子，日子过得比较空虚苦闷，因此，他比一般的皇帝更耽于女色，专于房事。据《万历野获编》称，朱载堉登上皇位之后，大选民女，皇宫中妃、嫔、宫女数量猛增。为了纵欲，他把自己的身体置于恶性循环之中。服春药壮阳大行房事，于是身体日益虚弱。史书上说他宽大饶恕有余，果断英明不足，实在是说得太客气了。其实，他身心皆惰，不能严肃君权、矫正积习、整饬国政，只能“无为而治”，得过且过，只可算上个暮气沉沉、奄奄一息、被女色淘虚了身体而未老先衰的庸俗皇帝罢了。明神宗朱翊钧后来的荒于朝政，耽于酒色，多少和他的遗传有关。大量的春药和性行为，使得他患上了严重的心血管病。终于有一天，三十六岁的明穆宗正在御朝，突然得了中风，后在病榻上苟延残喘了几天，便于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六日撒手天下。他临闭眼时，召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位阁臣到乾清宫御榻前，向他们嘱托后事，谕令顾命大臣，辅弼皇嗣。

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初十日，年仅十岁的朱翊钧登上皇位，是为神宗。以翌年（1573年）为万历元年，史称万历皇帝。朱翊钧在位四十八年，在明代十六个皇帝中，是在位最长的一个。

万历元年（1573年）二月的一天，宽敞的文华殿中，一位少年学童正襟危坐，目不斜视，全神贯注地倾听着一位约

摸五十上下年纪，须髯花白的讲官侃侃而论。少年对讲官的敬佩之情，从那稚气而认真的神态中流露；讲官对学童的关切、热爱之情，从那严正的目光和恳切的语调中洋溢。少年的对面，讲官的身后，肃立着内阁、六部、五府的五品以上的大员，以及御史、事中等官阶六品以下的“言官”和有勋位的武将。这是登基未满一年的少年皇帝朱翊钧正在举行经筵。那位正言厉容的讲官正是被学童尊称为“张先生”的内阁首辅张居正。

明代皇帝的学习有两种。一种是日讲，日讲又分春讲（旧历二月十二日起至五月初二日止）和秋讲（八月十二日起至十二月初二日止）两个阶段。都是选在气候不炎不寒的时节。另一种就是今天这样的经筵。“经”，是由翰林学士或有学问的大臣给皇帝讲解经书；“筵”，则是讲经完毕后，皇帝赏参加的官员们聚餐。

张居正升为内阁首辅不久，力图推行改革，希望得到皇帝支持和群僚服从。他觉得，利用“经筵”给皇帝讲课，一是可以开导少年天子，二是可以在大臣面前宣扬自己的主张。因此，本来由翰林院、左右春坊或国子监祭酒等官担任便可以讲经，改由他亲自主讲了。

明神宗的日讲起于隆庆六年（1572年）八月，经筵起于万历元年（1573年）二月。“张先生”给少年天子规定了严格的日程表，在学习时间、内容、方法上都作了周密安排，并叮嘱小皇帝“勿得以寒暄小故废罢”。

天子学童对张先生的课还很爱听，他觉得十天一次的经筵不解渴，还要“张先生”给他“日讲”，甚至“午讲”。那时少年天子逢三、六、九日要视朝，在朝殿上与大臣们议事；逢二日举行“经筵”，其余的日子天天“日讲”，休息时间他

还要在文华殿后的暖阁里和张先生促膝谈心。至尊的皇帝在张先生面前，常常想不到自己是万民之主，只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都不会干。只有这个张先生授他知识、教他本事。他对张先生真是佩服极了，倚赖极了。此时的天子学童朱翊钧不仅是学绩出色，而且品行也佳，知书达理，尊师爱民，绝无霸气。

万历元年（1573年）十月初八日，张居正正在讲解《帝鉴图说》中“宋仁宗不喜珠玉”这段历史故事。朱翊钧听了以后由衷地赞同说：

“国家之宝在于贤臣，珠玉之类，宝之何益？”张居正听后十分高兴地启迪说：

“皇上圣明，明君贵的是五谷，贱的是珠玉，因为五谷能养人，而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

神宗听后频频点头称善，并说：

“很对，宫人喜欢艳妆，朕在给他们赏赐的时候，总是注意节俭，于是宫人也称颂我做得对。”

张居正忙跪下磕头道喜：

“皇上未及成年便已虑及仓禀、国事，真是社稷生灵之福。”

又有一次谈到秦始皇，张居正阐论道：

“作君主的应该布德修政，才能使天下归心。”

于是神宗举秦始皇严锁兵器的事情发感慨说，木棍亦可伤人，锁兵器也无济于事。”

张居正接着说：

“诚如皇上所言，明君为治，惟在布德修政，以团结民心。天下之患，往往出于所防之外。秦设戍率防寇，殊料戍率倡乱斫木为兵，揭竿为旗，强秦亦亡，此所谓‘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请皇上留意。”神宗听后感叹道：“‘人定胜天’，此言信然。”于是恳记在心。

张居正还抄录了明太祖朱元璋的《皇陵碑》碑文给小皇帝看。朱翊钧看后对张居正说：

“朕看了碑文，连读了几遍，忍不住感伤流泪。”

张居正于是详细介绍了朱元璋少年时的遭遇和创业的艰辛，以及即位后的勤俭。朱翊钧深受感动，诚恳地说：

“朕当勉法祖宗，但亦需先生辅弼。”

万历四年（1576年）三月，张居正进讲《帝鉴图说》，当他讲到唐玄宗在勤政楼设宴招待安禄山一事时，朱翊钧细览书上图画，见有“勤政楼”，就说：“此楼名虽然挺好，但是为何不在这里勤理政事反而逸乐宴饮呢？”当时另一名阁臣张四维说，此楼建于唐玄宗初年，这时，玄宗正在精励图治，所以，开元年间的政治，有三代开明之风。但到了天宝年间朝政荒佚，因此有安禄山谋反、唐玄宗弃京南逃的灾祸。

张居正接着又说：“帝王治政，善始善终最难，很多帝王‘始治而终乱’，所以古代的明主总是兢兢业业，日慎一日，这是担忧难以善终呵。”居正稍微停顿，清了清嗓子又说：“玄宗不能以此为训，所以遭受‘安史之乱’。当时，张九龄已看出安禄山有反状，陈请玄宗立即诛灭，但玄宗根本听不进。后来，玄宗被逼逃到四川，这才想起当初张九龄的先见之明，于是派人至岭南祭祀已死去的张九龄。”

明神宗听了这样生动的讲授后，颇有感触地叹道：“虽然如此，也已来不及了。”

张居正又联系本朝嘉靖皇帝笃信道教，中年怠惰不理朝政的史实，告诫朱翊钧要引以为戒。朱翊钧诚恳地频频点头，表示“嘉纳”。

应该说，张居正对这位皇帝的教学，从当时来看是很成功的。这时的朱翊钧满脑子是张居正传授的那些古代贤圣故事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豪情壮志。其诚挚、聪慧、纯朴的心灵与通达、温和、谦虚的品性，足以使再挑剔的史学家也说不出一个“差”字来。简直令人们无法把这样的一个好少年、好学生与一个颓惰荒淫、贪婪无能的成年万历皇帝作统一观。

隆庆六年（1572年）十二月，张居正为了激发小神宗的学习兴趣，并起到实际作用，特意编写了一本图文并茂，适合儿童接受心理的教材，名作《帝鉴图说》。他从尧、舜、禹以来的历代帝王中选择了为善可法者八十一事，为恶可诫者三十六事，并在每一件事的前面绘上解图，后面再录写传记全文。在日讲时以此书为教材，照图讲解，一直进行了四五年之久。这种直观生动而又富于针对性的教材，对于朱翊钧了解历史、了解封建帝王的统治术，了解作为明君的品质和善政美迹，启迪“圣心”，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保证了张居正倡行的改革的持久进行。

由于张居正的精心辅导，朱翊钧的学业在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作为学子，他想向老师展现自己的学习成果，作为天子，他想嘉奖这位贤能的大臣。于是，在万历二年（1574年）三月，明神宗将自己书写的“学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经大法”十二个字的条幅，悬挂在文华殿的正中，供人观瞻。还面谕张居正，他要书写条幅，分别赐给众官，命张居正在三月二十五日亲自到文华殿来看。

这一天，张居正早早来到文华殿伺候，一会儿，内伺们将文房四宝安排齐全，朱翊钧从后殿出来和张居正施过君臣之礼，便挽袖提笔疾书。张居正见神宗“纵笔如飞顷刻毕

就”，每个字足有一尺见方，字虽谈不上很好，但腕力弱了实在是在写不出来的。张居正见由自己亲自调教的十二岁的小皇帝能写出这么有气势的字来，心里非常激动。为了表达欣慰的心情，并颂扬皇上的好学上进，特做《缉熙圣学》诗一首，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冲龄已赋圣人资，典学尤勤恐后时。

努力寸阴常为惜，谈经终日竟忘疲。

神宗在张居正循循善诱的辅导和赞扬鼓励下，学习兴趣陡增。万历二年（1574年）六月九日，明神宗主动提出要练习作对联。命张居正每日进一上联以供自己对下联。当神宗见张居正出“天地泰”上联时，灵机一动，遂应声出对“日月明”。出口后看着张居正，唯恐老师不满。但见张居正一听下联，便满意地拈须微笑，连声说“好”。神宗问：“何以见好？”张居正便举说了个明宣宗练习作对联的故事启发他。当年宣宗皇帝侍明成祖巡幸北京，有一年端午节，明成祖命宣宗在御花园射柳，宣宗皇帝连发三矢，矢矢皆中，成祖大喜。又命宣宗对联。成祖出上联：“万方玉帛风云会”，宣宗应声而答：“一统山河日月明”。成祖更喜，即刻赐宣宗宝马一匹。那宣宗是明成祖长子明仁宗朱高炽的长子，叫朱瞻基，英武聪隽，自幼得明成祖宠爱。仁宗还是太子时，得不到成祖的喜欢。明成祖之所以没有废除他，是想到以后朱瞻基这个皇太孙能得继皇位。因此，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老子靠了儿子的福份才当上皇帝的。宣宗当年对对联的事发生在他十五岁时，而此时的神宗才十二岁，居然与宣宗所对相符。张居正由是又感到兴奋不已，敬勉皇上“益懋圣功，勤扬祖

烈，以慰我列祖在天之灵。”

神宗在张居正的辅导下，自觉学业见长，万历二年（1575年）十二月十一日，明神宗对张居正说：“朕于宫中默诵所讲书，多能记忆。间亦有遗忘者，温习未尝废也。”

现在，十二岁的神宗背着手，仰望着悬挂在文华殿后墙上的一幅大型书屏，不禁对张居正产生了又敬畏又感激的心情。

张居正身为首辅，并不独揽大权而把自己当小孩哄。他总是千方百计地让自己在掌握必要的历史、文学、政治知识之外，还竭力尽早使自己熟悉天下大事，以便使自己早一点具备独立治理国事的能力，这是一幅仿照唐太宗、明成祖和明仁宗的做法而绘制的天下疆域图，左右各三扇分别列文武职官的姓名、籍贯、出身资历等。每个职官的情况均用活卡，如有升迁致调，可以随时更换。张居正特别陈请神宗要朝夕省览，稔熟于心。只有这样，才能使“四方道里险易、百司职务繁局，某某官员贤否，莫逃于圣鉴之下。”

神宗从书屏上似乎见到了一位重臣的赤胆忠心，不禁在心中暗暗立誓：“请先生放心，朕一定如先生所言，去熟悉政务，作圣明天子。”

万历八年（1580年）十二月初九日，张居正出于同样目的，又把明太祖朱元璋所颁布的“宝训”和明代各帝的《实录》编成四十则（创业艰难、励精图治、勤学、敬天、法祖、保民、谨祭祀、崇孝敬、端好尚、慎起居、戒游佚、正宫闱、教储贰、睦宗藩、亲贤臣、去奸邪、纳谏、理财、守法、敬戒、务实、正纪纲、审官、久任、重守令、驭近习、待外戚、重农桑、兴教化、明赏罚、信诏令、谨名分、却贡献、慎赏赉、甘节俭、慎刑狱、褒功德、摒异端、饬武备、御戎狄），

以此作为神宗修养圣德、治理政务的重要内容。它把封建时代所谓“圣帝明主”所应具备的行为准则，全部概括了进去。

神宗感到，在自己的生活方面，张居正也时刻在给予精心护理。为了使自己的生活起居有规律，合道德，益健康，由翰林院编修张信陈请，经张居正裁定，设立《万历起居注》。并规定，从日讲官当中每日抽出一员，专门记载起居并记录圣谕、诏敕、册文等事（这套《万历起居注》保存至今，对于研究万历时期的历史，提供了不少详实的资料）。

知恩思报。少年朱翊钧在张居正的教育下，原来纯朴的童心，加上了当圣明君主的豪情，便时时处处思量着如何答谢这位朝廷重臣和严慈的良师。于是，他动辄给张居正赏赐财帛、用品，不断地加衔晋级，并给张居正的后代荫职。除了这些作为皇帝所能给予臣子的一切以外，朱翊钧甚至还像一个普通的学生那样，给予这位他无比尊敬和信赖的导师以弟子的爱戴。张居正偶患小病，他不顾自己皇帝的身份，亲自调药送到张居正的面前。天冷时，神宗怕张居正受寒，令侍从为张居正脚下铺垫子；天热时，神宗又怕张居正中暑，令侍从为他扇扇子。君臣师生的复杂关系在神宗朱翊钧和首辅张居正之间处理得那么和谐融洽。

师生、君臣之间这种互相依赖的感情，对国事的处理造成了很好的条件。张居正的改革在神宗的支持下，得以顺利而有成效地在全国展开。在这种情况下，张居正对神宗的信赖和感激之情也由衷溢于言表。张居正曾在给两广总督殷正茂的信中说：“所幸主上年虽幼冲，然聪睿异常，又纯心见任既专且笃，即成王之于周公，恐亦未能如此也。”在给宣大总督王崇古的信中也谈到：“皇上已具有大有为之度。近日又日御便殿进读，因而商榷政事，从容造膝，动息必咨。仆亦得

以罄竭忠悃，知无不言，言无不信。”

朱翊钧“一动一息”，都事先征求张居正意见。张居正呢，也无所隐讳地向朱翊钧坦率表示自己的看法，一旦张居正表了态，小皇帝便“言无不信”。皇帝对一位大臣达到了如此言听计从的地步，在封建社会中，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颠倒。但是当时的神宗朱翊钧，并没有感到张居正擅权自专，相反，却发自肺腑地感激张居正，感激他的教育有方，感激他的治世有道。

于是，有一天，神宗怀着崇敬与感激的心情，特意为张居正书写了八字大字：“弼予一人，永保天命。”待张居正讲读完毕，神宗亲手展开，赐赠给了张居正。这出于至尊之手的至高褒奖，对所有的大臣都是一种不敢奢望的殊荣。张居正双手接过御书，激动得泪花盈眶，忙“扑通”跪倒在地，答谢道：“愚臣蒙陛下厚爱，实感激铭心，当千秋永记。至于先帝遗诏辅弼皇上，微臣即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

自此以后，君臣两人，更为亲密，师生之谊，更为笃厚。